

朱文



重庆大学出版社

朱文
看女人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女人 / 朱文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624-6389-4
I. ①看… II. ①朱…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05289号



看女人 kan nüren

朱文 著

责任编辑 韦桂之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重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虎溪重庆大学西门正对面)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11.5 字数: 232千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389-4 定价: 3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001	去赵国的邯郸
055	看女人
091	把穷人统统打昏
129	三生修得同船渡
191	我爱美元
241	幸亏这些年有了一点钱
295	小谢啊小谢
325	感谢扑克，感谢和我一起玩扑克的人

去赵国的邯郸

.....

最大的欲望是变成一头
水牛，一口气喝光河里的水
让河床上升，成为道路

——《邯郸的欲望》

我们说好了的，地滚球才算进

下午两点半。周围没什么高建筑，一片阴影都没有，水泥球场亮得耀眼。也没有风吹过，只有交叉跑动时才会带来一阵短暂的疾风。健营从老远的枯得发脆的草堆里，把球捡回来，一个大脚就传过来。这一脚踢得实在太高了。场内的三个人只有小丁仰起脖子来看，还跟着球跑了几步，其他两个都待在原地。他觉得眼前直冒金星，另外球鞋也热得烫脚。那只黑白相间的足球失重一般缓缓划过篮球场的上空，远远地落在另一侧开水房的墙根下。这一次该乙方的人去捡。相对位置比较靠后的田勇很不情愿，拖着步子向足球一顿一顿地走去。他个子不高，人长得胖，也壮实。这会儿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黝黑的，让小丁很自然地想到一只正在烤的烤鹅。田勇脚下盘着球过来，没有传给他的队友——来自安徽清水的茂华，又是一大脚把球踢到他能踢到的最远的地方。看得出来，他是蓄意的。

小丁喘着气，很漠然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田勇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连忙说，进啦，进啦。他是想说，他并不在操蛋，刚才那一脚只是一记出人意料的远射。这一球还真说不定是以一个刁钻的角度破网而入的呢，如果有球门的话。小丁没搭理他，跑起来，抢在健营前面去捡球。他没必要跑这么快，但他愿意。另外他知道他跑

步的样子一定是很好看的，虎虎生风。小丁用左脚尖轻轻一挑，球就平地腾空而起，他用手接了，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跑了回来。

“听着，我们说好了的，只有地滚球才算进。来！现在比分多少？”

“五比四。”田勇急忙说，他掀起变得油迹斑斑的文化衫的下摆，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同时露出他浓密的胸毛。

小丁把球轻轻地向右边一叩，健营马上出现在应该出现的位置。两个人立刻往对方阵营渗透过去。茂华大喊着，让田勇去缠住健营。场上的四个人重新努力活跃起来。偶尔发出的几声叫喊，在这炎热的午后显得特别孤立、飘忽。

自从一个月前，实习队乘了一夜火车来到郑州，再坐长途汽车到达这家偏僻的电厂以来，小丁就没见过有人在这球场打球。水泥场已坏了好几处，篮球架上只剩下光秃秃的倾斜的篮圈。估计进入夏季以来就没有人在这打球了。小丁他们只有一只足球，还是在郑州等车时买的。有时他们也把足球当篮球打上一会儿，人足够多，他们就打全场。打着，打着，个个自我感觉都上来了。因为相对于他们的手来说，那只“篮球”实在太小了，可以用一只手罩在上面把它提起来。就连年龄最大的小丁，也有那么一刻变得恍惚起来，他认为自己和菲尼克斯城太阳队的巴克利没太大的区别。但是这种机会并不多，因为这种篮球赛带有很强的娱乐性，小丁不喜欢。至少现在是这样。此刻他的短传非常及时，健营起脚射门，偏了。但是他的动作果断，一气呵成，让人看了舒服。球斜飞上去，击中了

篮球板，震落了很多干裂的油漆屑。

有人在远远地拍手叫好，那声音听起来很尖。小丁知道她是谁，但他没回头。他注意到瘦瘦的健营似乎有点害羞，埋着头，像匹年轻的马，跑得越来越欢。其他两个也是。这会儿小丁也觉得特别得劲，他是因为对抗的刺激。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茂华达到了他足球生涯最辉煌的顶点，他居然敢于在水泥地上来了个令人叫绝的飞铲。足球和小丁都滚出好远。小丁爬起来时，膝盖就开始流血了。茂华感到很歉意，虽然他自己也许摔得更疼。田勇趁机建议，收场别踢了。但是小丁显然被铲得更为兴奋，他跑起来飞快地把球捡了回来。

“踢下去！没事。”

小丁建议把汗衫都脱掉，因为完全湿透的汗衫就像张皮紧贴在身上，很不是滋味。他第一个带头脱了，茂华、健营随即也就脱了。田勇脱得最为扭捏，因为他至今仍认为那黑亮的胸毛是他的一个缺点。这时，从远处传来更为热烈的掌声和更尖的叫好声。

至少有三个月没洗过脚了

“我实在不能踢了，我要中暑啦。”油光闪亮的田勇，一屁股坐在球场中央，继而仰面躺倒在水泥地上。但是马上他就惊坐起来——地面太烫，真能烤得他吱吱冒油的。茂华也蹲下来，呕吐了

几次，但什么也没吐出来，连一口唾液都没有。他人本来长得就白，经这么一晒，全身都发红。

“起来，起来，就四个人，缺谁也不行。”小丁踢了踢田勇富有弹性的臀部。后者穿了一条肥大的红色田径短裤。

“打死我也不踢了，不踢了。”

小丁看了看健营。他的嘴唇有些发白，一个人在散漫地盘着球，避开小丁的目光。他是从来不打退堂鼓的，但如果小丁决定不踢，健营此刻也会乐于同意的，就是这样。只要一停下来，小丁自己也感到头晕目眩，所以他不愿意停下，他想一直踢下去。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然后双手叉腰，看着地上的田勇。

“我倒要看你能坐多久。”

茂华又很响地呕了几次，以此来声援田勇。球场显得安静，隐隐地可以听到厂区传来的单调的机器轰鸣声。小丁忽然想到了他们疲软下来的原因。肯定是那个唯一的观众担心太阳晒黑了她白皙的皮肤，便一路小跑回宿舍去了。遗憾的是，她也带走了他们的热情。小丁转过身去，四下看了看。他猜错了。她还站在那，戴着一顶工艺草帽，见小丁回过身来，就冲他挥了挥手中白色的手帕。要是在电影中——三流的或者更蹩脚的爱情片——此刻该配上一段一流的抒情音乐。他注意到她的动作是与从她脑海里正在飘过的旋律的起伏相吻合的。另外，他还注意到，太阳透过草帽把一排亮晶晶的跳跃的点洒在她的脸上。她叫李京，和健营、田勇他们是同学，但是她瞧不上他们。

这时，田勇骂骂咧咧地站了起来，不停地用手拍打着屁股。再坐下去，他的臀部会被烤熟的，小丁就知道是这样。

“但是，我真的踢不动了。”田勇苦着脸，看着小丁血淋淋的膝盖。

“那你给我回去上班，现在是上班时间。”小丁面无表情，是不是在说真的，其他三个人都在猜。田勇愣在那。茂华直起腰来打圆场，我说你，就再踢一会儿嘛，死不掉的。他身上的红色像是用红墨水涂上去的。

“我明天不去厂里了，行吗？”田勇说，“我要歇一天。”

“可以。”小丁冲他笑了笑，拍了拍他的厚厚的肩膀，马上就高兴地跑动起来，示意健营传一个过顶球。

太阳明显地又偏西了一点，但是依然炙热难当，所以他们没有发觉这一点。没一会儿，小丁就攻进了两个球。田勇跑动的步子变得很重，像是打夯。他只能跟在小丁的后面跑。小丁说了几句很刻薄的话，想把这只小公牛刺激起来，但是显然没什么效果。茂华装着很卖力地迎上来时，小丁便带球沉底，然后传中。健营接到了球，他面前是一座空门。这一次他打了个地滚球，从两堆衣服间穿了过去。其实他只要用脚弓轻轻一推就行了，但他踢得很重。也就是说乙方要跑很远，才能把球捡回来。七比五，小丁他们领先。茂华果断地弯下腰来，整理他的鞋带。倒霉的田勇只得向那只遥远的足球迈步。小丁再次感到眼前一阵发黑，他连忙弯腰，双手撑在膝盖上。汗水一滴到水泥地上就消失，一点湿的痕迹也留不下。刚走

了几步的田勇又折了回来，对着小丁大叫起来。

“妈的，不踢了，就是不踢了！”说完，他在等着小丁的反应。

但是小丁没反应，只是喘着气看着他。于是他又摆动着双臂，一个劲地嚷嚷起来。

“就你一个人要踢！我们就非得陪着！为什么！”说完，他径直往乙方的球门过去，抱上衣服就走。茂华也有些迟疑地过去了，他抱起了剩下的另一堆衣服——乙方的球门不复存在了。

“妈的，给我听着！明天不去上班，我就打你旷工！”小丁冲他们叫起来。

“旷工就旷工！”

两个人头也不回地走远了。小丁再次向着那只此刻躺在枯草里显得相当寂寞的足球发力奔跑起来。他打算远远地把球开给健营。但是这一脚太糟了，倒像是踢给那位不停用白手绢擦汗的女观众的。更为糟糕的是，她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一脚是用来抒情的。小丁冲健营丧气地摇摇头。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么想玩命地踢下去是什么。他清楚自己，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他都从来算不上是一个踢足球的真正的行家。没错，上大学时他是在动力系足球队待过，但是场下都知道穿20号球衣的只凭想象力踢球的那一位，至少有整整三个月没洗过脚了。

耳边是水声，只有水声

这家总装机容量为八十万千瓦的电厂所在的地方叫马头，属于河北省邯郸市。京广线上的火车从这里呼啸而过时，当地人继续精心地在他们的果园里忙碌着。电厂的职工对马头半匪半民的当地人又恨又怕，所以下班以后，他们一般都乘厂车回邯郸或者峰峰生活。釜阳河水源较为稳定充足是当时决定把电厂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苹果、葡萄丰收以后，马头人想把手中大把大把的钱花掉，他们一般就乘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赶到邯郸城里去。但是他们不愿意掏钱买票，这是远近闻名的。像小丁他们这样的来自外地的实习人员，一般都住在电厂大门对面的条件还算不错的招待所里。他们刚住下的那天就被反复告诫，千万不要去招惹那些当地人。当年日本人都不敢到马头来，你们会比戴钢盔的鬼子还厉害？负责接待的教培科老王的一双色眼慢慢地从实习队的八个新上市的水果般的女孩身上溜过，然后把小丁拉到了一边，压低了嗓音说，一定要保护好她们。这倒是不用操心，小丁想，她们厉害着呢，无论是体力还是智力在这短短的半年里都会给这个孤陋寡闻的小地方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小丁用毛巾包着已经破损了一半的水阀使劲拧了拧，很猛的水柱从头顶生锈的管子里冲了下来，击打在他滚烫的身体上。他好像

听到“嗤”的一声，就像把一块通红的铁伸到水里淬火。他的嘴上还叼着一根烟，但是那根烟马上就被水流打折了，现在他的嘴上只剩下一只海绵嘴。他感到身体猛然一收缩，仿佛在刹那间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凝固了。他已成了他的塑像——叼着孤零零的海绵嘴，下巴上仰，双目紧闭，一副惊愕不安的样子。是的，他已经坚硬如铁。然后小丁觉得眼前一黑，就一头栽了下去。

没一会儿，他就醒了过来，但是依然躺在地上懒得动弹。水柱正击打在小丁的胸口上，他觉得那一块针刺一般地发麻。心脏正努力对抗着那股冲击力。后脑勺上的阵痛使他感觉疼痛是一个坚硬的固体。他躺着就可以看到只剩下窗框的窗子，和灰白色的天空——整个世界就像被清洗过一样。耳边是水声，只有水声。小丁感觉这间房子正漂流在一条黄昏的河流上，但是他此刻看不到两岸的景物和河流的前方，甚至他感觉不出漂流的方向。

小丁爬起来以后，只简单地洗了洗，连肥皂都没用。他扶着墙边的水管，来到洗澡间的门口，从挂在门后的一只塑料袋里拿出干净的衣服来换上。他穿得很慢，似乎在辨认这到底是不是他的衣服。身体没擦干，白色的宽大的T恤衫一套到身上就有一块一块的水迹印了出来，像豹子身上的斑点。这头动作迟缓的豹子一路扶着墙回到了他的宿舍。房间里一股刺鼻的臭味迎面扑来。茂华、田勇死尸一般脏兮兮地躺在床上，足球鞋和袜子扔得到处都是。前者已经在很响地打呼，而后者见小丁进来，连忙献媚似的赔着笑脸，但笑得太尴尬了。小丁没搭理他，但也并没有板着脸，径直来到自

己的床上坐下。他很想躺下，但是没那么做。这时，他右手边的席子上忽然多了一支烟。田勇在冲他笑呢，人还四仰八叉地躺着。小丁忍不住也冲他笑了，他从来不会生他们的气。很多年以前，他就打定主意不生他们的气了。他把烟拿起叼到嘴上，但暂时他还不想点上。

电厂下班号响的时候，小丁觉得他的精神已经足够好了。他用铝饭盒挨个敲了敲茂华、田勇的头，便走了出去。健营夹着大号饭盒，很忘情地哼着不成调的曲子，在楼梯口耸着肩膀晃来晃去。见小丁过来，他马上就不哼了，并且很有些害羞。他们都穿着印有招待所字样的拖鞋，一路噼里啪啦地下楼，奔食堂过去。刚下到底楼，就看见李京站在服务台前，用一柄别致的小白勺敲着那只漂亮的聚酯保鲜盒。她发质并不很好的头发被一方手帕束在了脑后。三个人出了招待所，没走几步，健营就故意落在了后面，每次他都是这样。小丁几次不得不停下来等他。但是一会儿，他就又落下了。

“你看这里这么枯燥，连条街都没有，你应该给我们搞一次舞会，或者别的什么，你看呢？”她换上了一袭白裙，脖子上拍了点痱子粉。她知道自己足够好看，所以穿着打扮倒也是很随意的。

小丁没有急于回答她。此刻他像他希望的那样疲惫不堪，他可以什么也不去想。这半年他就想这么打发过去。

“瞧你！还带队呢！”她马上开始指责他。她的鼻梁是亮亮的一条线，所以看起来也很锋利的样子。

“我看，对你来说，跑步将更合适，或者举杠铃。”小丁说。

迎面走来三三两两刚从厂里出来的实习队的男女，他们还穿着土黄色的工作服。小丁和他们打招呼时，并没有感到不好意思。他们更习惯于从好学生成为一名好职工，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注意到一个叫王小霞的女生，把头一埋就过去了。她身体发育得很好，也许在女生中是最好的，但此刻被紧紧地罩在工作服里。她似乎有点为它们感到害臊。这里的生活是够枯燥的，枯燥透顶，小丁清楚，只是他不想埋怨什么。

他们在流更多的汗，感到了快乐

三楼住的都是男生，四个人一间。比起刚刚结束的学校生活来，这条件算是相当不错了。但是对小丁来说，重温集体生活实在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眼下只要一松手中的缰绳，他就会冲到三十岁开外去，但是他想干的事情还没有一个眉目，这是小丁讨厌、痛恨集体的原因。是这样吗？不过，小丁认为自己从来都不曾真正热爱过一个集体。他的感情——还有更多的东西——是他父亲感情的延续，父亲对集体狂热的爱，造成了他对集体难以克服的厌倦。照这个规律下去，他将有一个热爱集体的儿子，如果小丁有一个家，有一个儿子的话。

夏天来这里实习的人并不多，所以三楼也就走廊尽头的几个房间有人住。现在那几个房间的门都大开着，其中一个房间有台小

功率的收录机正放着华尔兹舞曲。为了保证音量，音色就显得非常糟糕。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每个房间以及走廊里的人都能听清舞曲的节奏，于是茂华抱了一把吉他出来，随着音乐胡乱地打着节奏。晚上九点，天气已经凉爽下来。好在跳舞的人都不太挑剔舞场的灯光与音乐，他们相拥着，从一个房间跳到走廊，再跳到另一个房间去，他们在出汗，他们感到了快乐。只有一半女生在跳，也就是说，除了四对以外，其余都是男生抱着男生在跳，他们在流更多的汗，显然也感到了快乐。李京没费多大精力，就把舞会开起来了。而她本人并不在跳，和其他三个待价而沽的女生在一边站着。她们不打算马上就开始流汗。

小丁觉得时间不早了就慢慢地往回走。沿着这条土路往西，在距电厂三四里地的地方有个小镇。他去过那，买了两支牙膏，在镇邮电所简陋的木质服务台上给他的女友写了一封信，希望她给他寄几本书来。但是信最终没寄。远处传来狗吠，肯定就是冲他来的，因为这条路这时候除他没人在走动。小丁走走停停，但只是停一小会儿，马上又走动起来，不然蚊子就会叮上来。马头的蚊子非常凶猛。干燥的风迎面吹来，夹杂着一股淡淡的但非常清晰的风油精的气味。小丁想，上风头也许站着一个人，虽然这会儿他还看不见。在这鬼地方已经蹲了近两个月啦。还有四个月需要打发，他将在冬天回到南方去，回到以前的生活中去，那又怎么样呢？

这些夜晚小丁都是这么过来的，像是用双脚丈量夜晚的长度。但是他尽力做到什么也不想，想多了就难以入眠，这是他所不愿意

的。他现在最乐于看到的就是，自己像猪一样能睡，像老虎一样能吃。其他都不重要。走过那座水泥桥（桥下的河流几乎完全干涸）时，小丁才想到，刚才右边的一个黑影不是桥墩，而是一个坐在桥栏上的瘦瘦的人。

健营穿着白色旅游鞋的双脚悬在半空，相互碰来碰去的。是因为小丁已经发现了他，向他走来，他才这么做的，而如果小丁走过去没能看到他，他大概也就不会发出声响来。健营从桥栏上跳下来，说，是你啊。小丁知道，他是故意的。他知道走过去的人是谁。

“干吗呢？”小丁问。

“没事，逛逛。”他嘴里有一股很冲的大蒜味，“——你干吗呢？”

“也没事，随便走走。”

健营笑了出来，但不知在笑什么。小丁对他很有好感。这个人平常很安静，但是一旦说起话来，就激动不已，停不下来。两个人于是结伴往回走。健营像吃口香糖一样吃大蒜瓣，从小他父亲让他养成了这个习惯。小丁转身对他说，给我一个尝尝。健营忙伸手到屁股后的口袋里掏，没了。最后他把手里已经握热的一瓣有些犹豫地给了小丁。后者咬了一半，嚼嚼，咽了下去，只觉得喉头胸口烧得慌，忙大口大口地吸气。不过，这会儿他闻不到健营嘴里的味了。有几次健营表现出想和小丁好好谈谈的意思，但是小丁故意看着别处。他不想多说话，能不说的就不说。而且他能猜出健营想和